

范香溪先生文集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巡幸

王者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故不常厥居黃帝以師  
兵為營衛遷徙往來無常處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  
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周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  
弗庭綏厥兆民是豈樂於勤動為哉將以一身之勞  
易天下之安聖人之心也然臣觀盤庚遷都告其臣  
民曰汝不謀長以思乃灾汝誕勸憂則知古之人君  
將遷都改邑非徒為是紛紛蓋為長久之慮不得已  
而議遷而其臣民亦有所憚動也陛下時巡于邁雖

非遷都至若鑿輿天行百官羣司千乘萬騎與臣庶  
之景從者不謂無煩亦當爲久長之慮有不得已然  
後移蹕則人有悅心國無徒費故曰天子順動人皆  
幸之之謂幸且陛下以決策親征巡幸建康天威所  
臨諸軍增氣義士激烈孰不用命甚善舉也然臣愚  
慮以爲有可議者建康王者之宅東晉時溫嶠議都  
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而王導獨以建康爲可遂  
定都不遷則江左形勝無踰建康者然孫權居之即  
城石頭又作濡須塢汙江西繼而權以七萬兵却曹  
操四十萬衆於濡須則地之可以戍守者宜爲之備

也又東晉時巨盜凌擾皆自上流奄至變出不虞故  
王敦盧循之徒伺間竊發則上流之可為藩屏者宜  
為之備也既修戍守又有上流之防然後翠華可駐  
建康以經略中原然臣愚慮又有可言者自古皇居  
帝宅未嘗不為居重馭輕之計其勢若身使臂臂使  
指小大適稱而不悖唐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  
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其驗也令雖悉師討賊  
務揚威武而輦轂之下兵衛亦安可以不強甚非居  
重馭輕之道也唐肅宗在靈武衆單寡軍容缺然得  
郭子儀李光弼兵故國威大振德宗時段秀實言禁

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  
獸畏者為牙爪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此  
欲強本幹備非常之意也昔漢高祖與楚戰出成臯  
至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收其軍  
兵遂大振因令耳備守趙地令信發趙兵未發者擊  
齊高祖必先取二人兵以自振故能使之俯首聽命  
維所指使不然則信耳萬有一驕蹇不受約束且無  
以制之此實將將之術安危之機語之於今宜留聖  
慮者也陛下誠即日親御六軍張皇武節則戎卒前  
驅千麾萬旗天威震赫國勢隆矣儻尚觀兵俟時以

行天討則環衛禁旅居重馭輕誠不可後

形勢上

厥今中興既有取勝之資矣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何謂取勝之資形勢是矣臣請以三國言之夫孫權劉備皆一時人豪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合此二長共為唇齒其勢足以患魏人地雖廣兵雖強亦常鯁鯁然恐吳蜀之一合而軋已也故吳蜀和則魏不敢動吳蜀離則魏思間釁以圖之方權備之交相伐也魏劉曄乃欲大興師以襲權及吳蜀之使復通魏賈詡則曰劉備有雄材孫權識虛實據險守要沉

舟江湖難卒謀也以是知吳蜀有勝魏之資權備不知相與合力而用之非不知也其心則異而勢則有所不合今吳蜀地皆我有人無異心勢無不合豈非取勝之資乎第顧用之如何耳夫江左與蜀雖猶輔車而川塗回遠聲問往來動以數月或道路壅梗則音郵曠絕故以重師鎮襄陽通川蜀聲援誠今日所宜先也襄陽北接宛許西接益梁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故吳人欲據之以躡曹操晉人欲鎮之以保上流蕩秦寇唐人又謂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為之關南荆潭環屈而流

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洛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是襄陽亦取勝之資而又可以用吳蜀豈非所謂形勢者乎晉人有言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據形勢以經畧中原正急務也然吳蜀襄陽可以為取勝之資而不足以盡天下之形勢今之議者皆曰長江數千里實天下之形勢故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涌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苻宏亦云晉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豈非天下形勢無踰於長江乎臣竊陋



之夫吳之所以不能吞曹氏而據中原晉之所以不能滅胡醜而復境土者殆無他焉正以其謀陋而無復遠略區區恃長江之險以爲形勢而止耳吳人之謀則曰取徐州不如全據長江故當時僅能擅有江表成鼎峙之業晉人之謀則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故當時劃淮以北大抵弃之然則爲今之計詎可恃長江如吳晉之陋乎必將尅復神州不失舊物則又當縱觀天下形勢爲經畧之宏規而臣所陳吳蜀襄陽者取勝之資也

形勢下

吳蜀襄陽臣既言之矣雖并涼幽燕於此有未暇詳至若歷陳中原之形勢內以固藩翰外以謀攻取者臣請參古據今而備論之武昌為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援奔不難故前世都江左者皆以為要地使重將鎮之為內外走援則武昌形勝之地也夏口在荆江之中與沔口對通接雍梁實為要津故周瑜以三萬人據之能破魏武數十萬眾則夏口亦形勝之地也襟江帶湖北連豫壤西接荆州則豫章亦形勝之地也夷陵江東關限昔吳人為安危之機如其有虞必傾國爭之則夷陵亦形勝

之地也睢陽為江淮保郭唐張巡以千百卒守之能禦劇賊使不得搏噬東南則睢陽亦形勝之地彭城地勢陸通驍騎所騁呂蒙嘗謂孫權今日得徐曹操後旬必爭則彭城亦形勝之地也荀彧謂兗州天下之要以比關中河內則兗州亦形勝之地也魏武之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則許下亦形勝之地也長安據函嶺界褒斜帶洪河為古金城則長安亦形勝之地也唐郭子儀以河中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中則兩京可圖則河中亦形勝之地也我既鎮襄陽用吳蜀之資矣又當遣良將勁卒戍

夷陵以控引荆吳川蜀之勢又命大師宿重兵鎮武昌夏口豫章以制上流而備不虞籓翰固矣然後中原為可圖凡諸軍所臨因利乘便苟可以進取則形勝之地皆所宜知我師得利于西則可以出長安臨河中得利于東則可以出彭城臨兗州得利于宿泗則可以取睢陽得利于陳汝則可以取許下數道並取形勝據之或鼓行勁攻或犄角合勢則太河之北虜必連營固守所以備我者廣而不暇及遠彼汴城僭叛知虜援之不力必為收兵閉壘之計非得帶甲數十萬且不能守則抗我之眾皆將入汴自保矣此

得形勢之地雖不專於用奇亦可以圖賊也然而形勢固有彼我共之者又成敗之機不可失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我知之彼亦知之我能用之彼亦能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其時故不知形勢之可用者敗呂布是也知形勝之可用而不能用者亦敗烏承恩是也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者亦敗毋丘儉是也曹操曰呂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而布卒為操所克此非不知形勢之可用以取敗乎有說烏承恩使據常山以抗賊咽者且曰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

安譬猶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疑而不決卒守于信都此非知形勢之可用而不能用以取敗乎母工儉從項欲爭據南頓發十餘里聞王基先至已據之矣儉遂復還保項卒為基筭所破此非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以取敗乎今臣所陳形勢固不可不知然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先人又皆非所以取勝也嗟夫天下形勝之地異時皆吾有也有之而不知守失之而不知復失一邑則弃一邑失一郡則弃一郡隨失隨弃以至于今惟異時弃之也甚易故今日收之也甚難昔漢靈帝時以兵亂不解司徒崔烈欲弃

涼州議者不可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若使左  
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至憂  
社稷深慮也向令為國家守土地者以天下至憂社  
稷深慮為念必不輕弃郡邑雖力不足而弃去必思  
即復取之惜其弃而不即復取遂使左衽之虜盜據  
士勁甲堅之處為亂迄今而勢尚強嗟夫往者不可  
悔而可以為今之戒也

用人

天下之人頑非木石則皆可以意氣動暴非虎狼則  
皆可以誠心感善用用者知其然故常用其所不可

用或取於讎或取於盜讎與盜宜若不可用也而吾能用之是以得其心而致其力讎者曰吾怨也今釋怨而不吾憾何忍負之盜者曰吾罪也今捨罪而不吾弃何忍負之彼其意氣之所動誠心之所感可使之趨深溪可使之蹈白刃可使之赴湯火而不愛其死昔齊侯念管仲射鉤之讎鮑叔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晉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樂氏則亦子之勇也晉戴若思作劫自悔卒能事君盡節唐令狐彰從安史自歸卒能忠



義奮發夫人之情孰不欲自盡其才以見於世不幸而爲管仲爲州綽爲邢蒯爲戴若思爲令狐彰遽以其爲讎爲賊而置不用則弃人多矣惟古人越拘孿之見開誠素而用之往往得其用十倍常人何者彼固有所感動之也臣竊思國家涵養天下仁恩德澤靡洪汪濊浹人肌骨雖髻童乳子皆不忘歸戴之心意彼陷賊生靈思我宋德日夜謳吟而望官軍且將扶攜老弱壺漿載路或殺賊渠首爲我內應或望旗歸款挈地來臣不疑也然而逮今猶爲賊用者彼寧誠爲賊用哉蓋亦有疑焉耳且兵興以來豈無士民

自賊中歸我者而未聞有所恤豈無將士自賊中降我者而未聞有所用此吾赤子之陷于盜區所以猶有疑心而爲賊用也陛下雖嘗發德音設賞格開其自新之路使之悔過而效順然人不見利烏能遽勸彼內有疑心外見迫脅使戰則戰使守則守苟欲免死不知其他陛下何不命諸將擇來降及俘獲之人可用者隨才授任命以爵秩一或有功遂加優賞仍以尺檄廣行誘諭能以邑降者即使宰邑以郡降者即使守郡以首級降者以兵衆降者各差勞績大小厚賞之使未効順者望風相告曰某先降而得某賞

不徒釋罪又寵榮焉必相率而俱降此則降者見遇  
貳者思奮之說也尚寧爲賊用哉漢韓信敗陳餘令  
軍中無斬李左車有生得者賞千金至則解其縛東  
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委心歸計而問攻燕伐齊之  
策卒用其謀以平燕齊唐李愬伐蔡獲李祐諸將請  
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屏人語至夜艾軍多  
諫以爲祐不可近愬待益厚卒用祐定襲蔡之謀且  
韓信李愬皆一時名將於左車祐必欲生之而問以  
計非以其有用故耶今誠得如左車祐輩用之亦勝  
算之一助也

朋黨

言朋黨不過曰君子曰小人自昔朋黨之興小人未嘗不得其志以勝取於君子君子不勝而受禍亦未嘗不酷其故何哉小人姦詐而多才雖欲挾朋類以擯君子苟其徒不繁而力不足以必勝則包藏禍心徘徊而不發嘯召挽引多其援助以俟熾隙之可投故發必竒中而未嘗不取勝於君子者直情徑行不顧可否必欲引衆小人力與之角而鮮儔寡與勢常單弱爲難立夫以直情特立之君子抗姦詐羣輩之小人雖庸夫亦知其必危故一陷禍機蕩無遺類而

受禍未嘗不酷此東漢之黨錮可為流涕者也人主必將慎察朋黨之邪正使小人未衆而亟退君子亟進而益多則不可以不辯於早而戒其漸不辯於早而戒其漸則君子小人朋進而闕于前將莫明其孰是孰非而無可奈何昔唐文宗恭儉自喜其區區圖治之心初非不切然卒至危弱而不復奮原其所自實猶朋黨亂之每大謀議甲可乙否紛然盈廷迭相侵詆如市人賈夫相與爭言於闐闐天子顧為軟語解釋其人早朝晏罷日惟朋黨之論至謂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而唐史言其是非排陷朝昇暮黜

天子亦無如之何是君子小人関于前莫明其孰是孰非而無可奈何也臣嘗詳求當時朋黨之患蓋起於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孺等德裕固賢相然宗閔僧孺初亦竒才有名於時及黨與一分遂相傾賣至為小人所不為者而流波浸滋為縉紳禍幾四十年若楊嗣復陳夷行李珣鄭覃輩豈皆小人哉亦為黨勢磨軋而已夫其始也皆非小人及為黨勢磨軋則有互相魚肉之心是君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為黨者禍之大也宗閔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善悉逐之及德裕

在相位非其黨者皆不容於會昌中使賢如白居易猶懼斥不自安固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德裕罷相則凡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至德裕之與則雖草制不盡言亦且貶黜嗟夫宰相之職固將爲天子求人材而進之士非天子所自識擢則不以宰相進何由登於朝而用於上苟一相去位門生故吏與所親愛無論賢不肖率以其類相次廢黜否則自疑而引去雖天子所自識擢之士於罷相有一日雅亦必見逐曾不得少留於班列之下夫人材由宰相進雖未必皆賢亦未必無竒能異士卓然可以資世者類以朋

黨廢不用則人主雖有顓俊之心安得而器使之夫  
以一相去位士坐朋黨廢者不知幾人而又鼎軸之  
任未幾輒易則人材之沉滯閑散可勝計耶此人材  
常患乎乏使之因而牛李所以禍世者也臣故曰君  
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  
愛為黨者禍之大然則人主其可不念而為臣者可  
不戒哉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卷之二十三  
不無若  
愛無實味醉之大然限入主其何不念而然道者  
千與不入念當去堅之常而君子來谷自以其飲  
常思平念對平因臨半學液知醉對書也且好曰  
出未幾雖是限入林之或醉問所下想持酒氣入林  
以一時去對士坐臥黨惡書不味美人而又與醉之  
實意不用限入主雖不勝對之也安醫病惡對之夫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封建

自司馬遷班固曹元首陸士衡迄唐諸儒言建封衆  
矣予三代分土者以爲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  
衰深根固本不拔之道不予者以爲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亂常干紀畧無寧歲使哀平威靈之時下吏淫  
暴必不至此覈其至當俱非通論臣竊因柳宗元之  
說而極封建之弊以爲三代不可去後世不可行何  
以言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之興諸  
侯歸者三千資以黜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勝

商會禹而來臣資湯武而爲用是三代不可去漢鑒  
秦孤剖列疆土而七國唱和幾危西都晉矯魏失載  
崇藩翰而八王階厲蕩覆東洛是後世不可行且先  
王良法歷久而時不便俗不安莫能復行於後世者  
固亦多矣彼肉刑井田冠婚喪祭射鄉食饗皆上世  
盛典今其與存者幾何顧獨於封建必泥古以爲可  
行亦過矣方周之衰絕長補短地僅埒於曹滕以小  
白重耳撫封疆大威憺殊俗而不敢睥睨九鼎懷窺  
覲心方且糾合諸侯扶其弱與共守封建其可去乎  
唐藩鎮本非錫土久則私以傳其子孫田悅朱滔王

武俊雖飛揚跋扈然比衆度大不能當唐十之一一  
旦得逞遽擅相王號如七國故事合從締交旅拒王  
師天以威文之強而臣于弱周以三叛之微而僭于  
盛唐是苴茅授瑞行於三代雖大無不庭行於後世  
雖小無不亂且漢封異姓本以建國屏崇王室而委  
質下國者率自王其王因不知有天子貫高趙午相  
與謀曰帝辱我王因壁人于柏人封建何利於漢哉  
唐雖時倚鎮兵戡禍亂然擁衆不朝擅賦不貢者相  
視並起是無寇而失地不戰而失兵微水旱而失穀  
粟田承嗣盜有吳博魏衛相磁洛七州而未嘗北面

天子蔡帥不廷授者五十年環天下之兵僅能縛一  
吳元濟藩鎮本非錫土患已如此况以王命命之國  
則其為禍將何以制之臣故曰後世不可行且唐以  
鎮將領兵能作威福而刺史失權故強藩得拒朝命  
為僭亂今國家以大帥臨方面而刺史亦得職各主  
其兵方鎮雖有祿山思明之姦終不能據一州以叛  
是古今郡國之制莫善於國家而應變則有權馭眾  
則有機此又不可不論也高祖謂張良曰諸侯不從  
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  
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高祖如良計捐睢陽以北至穀

城與彭越捐陳以東傳海與韓信使各自為戰於是  
信越各引兵來夫高祖視所捐地猶屈產之乘耳取  
之內廐而著之外廐猶垂棘之璧取之內府而藏之  
外府捐之於一時收之於後日故能應變以濟務馭  
衆以成功此高祖所以取天下而人莫知者也人君  
將以應變濟務如高祖之機權誠所宜知則夫厥今  
醜虜與僭叛所盜據地邑尚皆堅守為虛空之地臣  
固欲以守宰為賞降之資亦權宜也

御將

天下久安兵無素備人不知武卒然一旦有盜賊四

夷之警海內騷動天子與大臣熟視廟堂之上而不知所為當饋興歎思得良將用之得一武力鼎士則解衣推食遇之惟恐不厚操斧授柄任之惟恐不專握手卧內結之惟恐不至及夫兵連積歲變故習熟而為將者寵亦益加權亦益盛金多粟腐錫予盈矣兼印累節品秩崇矣左朱右紫子孫官矣田多膏腴資產豐矣高門華屋第舍侈矣志得意滿偃然自安頽頽而不為用於是廟堂之上思所以御之而不得其術蓋始也遇之惟恐不厚遽薄其禮則怨始也任之惟恐不專遽奪其權則憤始也結之惟恐不至遽

示以猜則離怨憤以離則其為患有不可言者或謂漢高祖與武帝深見此理而早制之故高祖之御將常折其氣於初結其心於後武帝之御將常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黥布歸漢高祖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此折其氣於初而結其心於後也武帝使使者持方寸之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盡以諸將兵付之然常踞廁見青使青有天子切齒之懼動不敢專以和柔自媚於上此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也然而折其氣所以制於任用



之始苟以偃然頡頏則暴折之又非所以善御人也  
惟當推赤心置其腹中務以誠感俾之用命賞罰明  
信並用而必行則御將之長算也臣聞太宗時嘗命  
將守代州擊虜有功而邊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  
言其短太宗一切不問封其奏以付守代者太宗之  
於將帥可謂推赤心矣然當時自牧伯至於士卒稍  
有愆負無或矜恕則臣所謂務以誠感與夫賞罰明  
信者真太宗駕馭之術也李唐用兵有賞厚罰輕之  
弊戰輒少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  
日再賜一月累封至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

來刺邦而去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故兵不  
脆穀不殫而戰必挫北夫賞重罰輕猶致敗况賞獨  
厚而罰不行則非御將之道也然人主於將不但駕  
御之而已又當審其才而用之將固有忠勇可喜者  
常失於輕敵而寡謀漢李廣才氣無雙與虜确而公  
孫昆邪慮其自負賈復輕敵而光武不令別將夏侯  
淵戰雖屢勝魏武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  
但恃勇也然則忠勇而不知怯者又當戒以輕敵亦  
使將帥知朝廷知之盡其才也

賞功

爵祿天下之公器非人君所私有也是故古者明君  
之於爵祿苟不當用則雖微秩輕賜未嘗有所虛授  
苟不當靳則雖高位大官未嘗有所固惜韓昭侯使  
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甚矣弊袴不以賜左右  
而藏之昭侯曰非子所知吾聞明主愛一嘖一笑嘖  
有為嘖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故藏之未有予也漢高祖擊陳豨封趙壯士四人各  
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  
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吾以  
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

何愛四千戶不以為趙子弟故方其不當用則韓昭侯一弊袴猶須藏之必以待有功方其不當斬則漢高祖之四千戶雖以封未有功之人於事為宜此古人厲世磨鈍之至術也方今爵祿蓋有不當用而虛授不當斬而固惜者竊以為有厲世磨鈍之具而不能用用而不得其當則人心有所不服欲忠之臣有所未勸爰自軍興以來賞功所司初無稽覈或虛張首虜或增敘勲績或緣世竄名或行賂冒奏斷筋絕骨先登陷陣搃旗折馘之人未必見旌異殞身喪元膏流節離忘私死事之家未必蒙隱卹凡所補授下

而至於校尉上而至於橫行車載斗量不可算數未必皆殊勲異効之人往往偽濫不公十嘗五六彼困無援貧無資者雖績用章著文據顯白吏方邀索賕謝難問百緒彌年累歲終不霑賞莫之告語相與怨歎使義夫節士遲疑於立功顧慮於身後每視叨名冒級者抵賞憤吒為之不平此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昔唐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面先鋒當矢石狀擢肅政臺中丞及張仁愿問其破敵曲折而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行賞之妄有至於此向非仁愿窮訊則承景為第一功何由知其不實此賞功所以貴

乎精覈也漢趙忠論討黃巾功甄舉謂之曰傳南容  
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宜進賢理屈以  
副衆心而南容終亦不得封夫以一傳燮之不賞遂  
使天下失望今有功而見遺亦多矣將何以慰天下  
之望而服其心謂朝廷於爵祿有所慎用耶則濫賞  
者不加察有所輕用耶則宜賞者不加恤臣故曰有  
不當用而虛授而不當靳而固惜者又若四方之士  
詣闕上封或徒步千里奏書百牘越月踰時客食旅  
次豈無去故鄉之念豈無懷親愛之心抗直辭觸忌  
諱豈無干不測之懼徒以感慨憤發思濟時艱心不

忘忠惓惓爲此彼其所陳借皆荒唐之狂言屑瑣之  
常談猶當間一召見時加諮詢捐斗升之祿輕束帛  
之賜以來庶言以通治道况夫愚者有千慮之得負  
薪有廊廟之言亦豈無一策爲可取一事爲可効拔  
十失五猶得其半而曾未聞顯賞嘉謀族甄讜論使  
天下聞風增厲爭輸厥誠以收羣策而輔中興此復  
何也三歲任子動以千數諸生由科第進動以百數  
雜流入仕且不知歲幾何人顧獨於獻言者深吝而  
不予此又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臣願明詔有司  
精覈功賞俾無濫被與其濫被無補之人不若以報

有勞而未論有屈而未伸者又不若酬善言以勸策士則厲世磨鈍之至術也

勸武

國家之制武臣自借職即班先文資之六階自餘亦多右武雖中更承平修官制猶不改也此非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乎蓋時方艱難寵用勇力拔距投石揭旗引鼎之士皆得取豐祿揖美官天下既定包戈歸馬則前侯舊將投閑置散與老校退卒等遇之減然若土梗游塵則非所以勸武功備後患也是以多難之世將士雖或奮身出力往往咸懷後慮而不遂



盡敵謂優游養寇足為已資使寇不滅則已之取重於世不已故常坐甲擁衆安視蛇豕薦食忍而不擊或破賊垂盡不即芟夷因使困獸踰而復起為世大患唐劉巨容敗黃巢于荆門轉鬪一舍捕逐虜獲率十俘八巢力窮矣諸將欲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忌之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諸將謂然而吕用之說高駢亦云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况賊平安所稅駕不如觀釁求福為不朽資也是皆李唐不能右武於平時以備後患故巨容駢等皆縱賊不盡誅使巢得復熾

遂陷兩京毒流天下然則國家官制右武雖更承平  
猶不之改真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也臣竊惟將士  
從陛下中興戰伐使間關有年雖出忠義然其計不  
能無望於安平休息仰事俯育為溫飽計也願陛下  
明祖宗右武之意詔諭諸軍約尅復中原日應將士  
有功者已差次行賞外各隨官資增給本俸之半以  
終其身為武功勸則皆將相謂曰往當無虞時國家  
已尚武今又約我增俸誠能盡敵當安坐取富貴耳  
將見人思自奮撫劍慷慨志馳賊庭而心醢之矣又  
何其養寇哉臣又觀行軍出師老弱隨之為戰士累

似未為得漢李陵提兵入匈奴士卒妻婦隨軍者大  
匿車中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  
有女子乎士卒妻婦匿車中猶鼓不起况連營踵其  
後兵氣當如何哉唐韓洪以名姝遺李光顏光顏曰  
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然戰士皆弃妻子蹈白刃奈  
何獨以女色為樂以是知昔人用兵將卒皆去室家  
而即行陣也今不若以諸軍家屬分置江浙諸郡使  
之安堵是且有四利士卒前戰而後不顧家一利散  
處就糧省轉餉之費二利家屬留居人有固志三利  
雖名老弱猶可以彈壓諸郡使鼠竊不敢發四利仍

敕所至州郡優加撫存廩給以時無令匱乏則將士  
感激思報上賜矣昔唐柳公綽以御史中丞爲鄂岳  
觀察使詔發卒五千討蔡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  
病死生厚給之軍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  
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今誠使諸州郡盡如公綽則  
分置諸軍家屬皆將如歸是亦武功之勸也

### 募兵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故有寓兵無募兵後世兵農兩  
分則兵不足而募亦其宜也漢高祖與楚相距五歲  
數失軍已衆而蕭何常從關中遣士卒補其處至發

老弱未傳者悉詣滎陽耿弇謂光武曰吏士死亡者  
多願居上谷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因與吳漢北收幽  
州十部兵從光武擊破銅馬等高光定天下皆益兵  
以成功今方克復土宇用兵伊始宜廣召募以備戎  
行之闕則其說有二一曰義勇之士二曰死事之孤  
且家鶴膝戶犀渠江東之習俗也項羽所以雄諸侯  
孫權所以破曹公皆東吳兵至於戈船小瀨蹈輪鼓  
水角長技於波濤中又莫如吳人加以閩地山險俗  
皆趨捷伉健白挺長鍛操以奮呼焰銳莫當又楚人  
剽輕先登陷陣出入若飛募而教之皆為勝兵往歲

狂虜乘間犯浙右所過爲鄉社掩格俘斬甚衆此以見江東之士膽勇有餘使當虜人往往得利臣願明詔江淮閩浙募敢勇士願効忠者無拘數額發詣行朝各以路分聚爲一軍勿黥面勿刺手第隨州郡類結火伍日加訓練此義勇之士也漢取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灌夫欲報父仇披甲持戟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鬪志彌厲蓋人有復讎之心雖萬死不顧因而用之必能有功臣願明詔諸道募欲殺賊報仇者所在州縣厚恤其家與之資糧遣詣行朝亦聚爲一軍勿黥面勿刺手其人平居抱

憤欲釋憾于賊而力不能一來應募必誓捐軀自無  
逋亡但當教以坐作進退使習熟金鼓此死事之孤  
也或曰昔吳周祇欲於鄱陽召募陸遜以鄱陽郡民  
易動難安召之恐致賊寇祇固陳取之而吳遽等果  
亂今欲召募得無有吳遽之變乎臣謂此殆欲以一  
噎而廢食也且彼一時此一時安可同哉陸遜料當  
時召募易動難安之民臣亦策今日召募可以安未  
難動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傳習妖教舊矣而  
比年尤盛繇村帶落比屋有之爲渠首者家于窮山  
僻谷夜則嘯集徒衆以神恠相誑誘遲明散去煙消

鳥沒究之則鬼迹捕之則易以生事根固蔓連勢已  
潛熾其人類多姦豪拳勇橫猾不及此時因召募而  
收用之以消患於未萌臣恐吳遽未必跳梁於今而  
張角孫恩決復響動於後也且姦豪橫猾之人居心  
好動殆非蒔桑秉耒低首安作爲良民者譬之修蛇  
巨蝎取以備藥物或能已疾蠲病苟弃不用日以滋  
息則緣墉肖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願因召募  
而收用之亦已時病之細術也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節費

理財之要莫先於節費費不節而欲求財之豐是猶  
因風縱火而望山木之叢茂不可得也臣謂方今財  
用可省者

一曰中書省中書省設官多而用度廣宜節其用  
二曰御史臺御史臺設官多而用度廣宜節其用  
三曰翰林院翰林院設官多而用度廣宜節其用  
四曰太僕寺太僕寺設官多而用度廣宜節其用  
五曰工部工部設官多而用度廣宜節其用  
六曰兵部兵部設官多而用度廣宜節其用  
七曰刑部刑部設官多而用度廣宜節其用  
八曰禮部禮部設官多而用度廣宜節其用  
九曰戶部戶部設官多而用度廣宜節其用  
十曰度支部度支部設官多而用度廣宜節其用

為文具未深見其害於事也今興大亂之餘總核名實正所先務設一職猶欲兼數事况存不急之官以蠹無涯之費乎且官不必備惟其人豈惟三公哉唐薛元超為中書侍郎高宗謂曰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是中書得一薛元超餘可省也孫處約為中書舍人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是舍人得一孫處約餘可省也北魏汰擇郎官唯辛雄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是郎官得數人如辛雄餘可省也此豈非冗

官可省之明驗耶苟不思慎選其人第欲備官豈徒無益而為害實大昔人嘗謂天下財賦耗數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是以由漢至唐征戰艱難未嘗不省吏貲以救弊今官不少省顧或益增之棲遲閑曹而坐養資考者不知幾人非勲舊大臣而安食祠祿者不知幾人取兵書饋檄游走四方挾券自資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尸素竊位以官稱行呼唱而不釐職務者又不知其幾人也此非冗官為無益之大費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將以息兩國之患解仇修好而已故有掉三寸舌強於

百萬之師者末世和親之說用乃

重幣奉野心之夷狄

和戎之使益出問遺之貨益多犬羊之貪求索益不知厭封豕長蛇薦食益不知已朝廷何利而猶復遣使乎臣觀漢孝文貽匈奴書其辭不過曰皇帝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其遺不過繡袷綺衣赤緋綠

繒黃金犀毗等物耳然而賈誼猶曰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又曰何忍以帝王之號為戎人諸侯墊既卑辱  
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至為流涕使誼復生今日見吾  
中國金繒入虜廷者如此其腆虜人之凌縱如此其  
甚殆將痛哭而未已也且朝廷於虜人往為屈辱而  
今為怨仇往者遣使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  
壑而今為剝削百姓遠行貨賂以奉寇讎此非遣使  
為無益之大費乎臣願省冗官之大費以益募兵省  
遣使之大費以賞戰士則不必商功利而用或幾乎  
足矣

議錢

錢貨耗乏為歷世患有救其弊者欲為重錢而病難  
用欲為輕錢而病盜鑄二者皆非可行於今者也思  
救其弊莫若求錢之所由耗而圖之臣竊惟國家全  
盛時諸道冶鑄歲供緡錢入中都官帑民家委積累  
百鉅萬又常平儲資大郡無慮四五十萬緡次猶半  
之大邑無慮六七萬緡次亦半之府至貫朽府庫充  
物時雖四方民財匱不給用然實藏之官概以天下  
計之錢不乏也方今公帑既虛私利又窶公私俱匱  
不知錢何所積而至於此臣嘗求其故知錢之所由

耗者有五說焉運艘賈舶絕江浮海濤波覆沒一也  
通都大邑火所延燒灼鑠融液二也閭井習俗送終  
哈死瘞埋滋多三也幾事不密而泄之疆場者廣四  
也禁令不嚴而破為銅器者衆五也五者交耗故不  
藏之官不積之民而錢日以乏將救其弊則當從其  
耗之甚者而為之禁今王師百萬或列戍或進攻皆  
資錢以為用則泄之疆場願詔諸軍各加禁察或可  
以金若銀帛易錢費者量宜易之至若破銅為器則  
申嚴禁令當責郡縣力行懲絕昔劉秩謂銅之為兵  
不如鐵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



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陸贄亦云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是皆以禁銅為利太祖時有司請行銅禁于江南詔除寺觀先有遺佛像鐘磬鐸鈸塔輪火珠及民所常用銅鑑自餘銅器限盡一月悉上送官給直市之敢有匿不聞論如律今儻遵用是詔申嚴銅禁得銅必多可以廣鑄又自今無復破錢為器者錢何患不富乎然臣嘗觀漢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張林言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獻帝末不

鑄錢久貨本不多且無增益故穀賤無已是古以錢少故物賤也今錢貨既乏而百物皆翔貴豈今之錢貨與古之錢貨異哉蓋穀甚貴之所致也東南播殖之利不加於舊而西北之人寓食于東南者益衆此穀之所以甚貴而未平也夫人視食為命其於穀粟不可一日不求今也地之殖不加舊而食者益衆且穀所儲積皆豪民大家乘時微利閉廩索價價脫不高廩終不發則穀不得不甚貴彼市百物者皆非不飢之人固將量食費以取百物之直則百物亦不得不甚貴此鑄雖乏而物不為賤所以與前世異也今

欲百物賤則當平穀直穀直平則民費省矣且官收私銅以廣冶鑄又平穀直以省民費則錢雖乏未爲甚患善乎漢劉陶之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人饑臣亦以爲當今不病錢乏病乎穀直之不平也

平糴

臣所謂平穀直者非欲嚴法密令以抑損之也蓋聞食貨有輕重斂散之權有司失之則姦民得以乘人急而專其利故曰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又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然則將

平穀直使無甚貴則輕重斂散之權有司可不制之乎秦末豪傑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用以起富使當時斂散之權在公上則任氏雖有粟安得取貴直乎今莫若依倣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收斂散之權而制于有司使豪民足穀者欲索高價而不可得則臣所謂平穀直之說也悝爲平糴法觀歲上中下熟而制其收又觀歲大飢中飢小飢而發其斂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壽昌爲常平法令邊郡皆築倉

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民甚  
便之臣謂宜酌取惺壽昌之說詔州縣各量所部土  
地廣狹出穀多寡參以往歲和糴斛數制為定額亦  
視上中下熟而三分其收每歲西成亟行廣糴必以  
時價償民無得虧除及來歲春夏穀直騰躍則少損  
時價而出之亦視所收多寡三分而出其二復儲糴  
賞以為當歲糴本其一則以待軍興之須如此則斂  
散之權盡歸公上豪奪者不得固閉困廩挾所蓄以  
邀重利穀直豈復甚貴而不平乎臣此所言其大略  
也若夫創制作法纖密之條所以周防利病者則在

有司熟講而舉行之或曰官自糴取與民爲市得無擾乎臣曰民無抑糴官無強糴損價以便民得羨以供軍上以豐蓄積濟饋運下以檢姦豪惠貧弱誠見其利未見其擾也方之橫斂不猶愈乎唐德宗時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百餘萬斛可以減轉運又欲以所減米糴江淮水苗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古之人未嘗不以斂散之權與夫平糴以利人爲意孰謂不可復行於今耶臣竊觀世之計利者類以剝下爲言所謂枵鑿萬端窮朝抵暮千按百牘皆取之民者也殊不知

理財之義固自有不害民而利於時者唐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第五琦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國用豐程异使江表調財用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元琇判度支方蝗旱而不增一賦軍興皆濟是數人者皆不取之民而財自足豈天雨鬼輸哉亦得夫斂散之權而已然則臣所陳平穀直之說豈非不害民而利於時者乎

實惠

民者至愚而神者也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

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効忠薄然則入君誠欲利民可不加之實惠乎浮文惠之而實不至是馭以智者也彼烏能無詐是示以疑者也彼烏能無偷是接不以禮而撫不以情者也彼其徇義烏能不輕効忠烏能不薄君以浮文罔民民以詐欺應君則上之澤何由及乎下下之情何由達乎上上下下猜阻日以攜貳亂亡之由也昔唐文皇賢主也常自謂以誠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詐欺裴矩奏民遭突厥侵暴者請戶給一絹文皇曰朕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



太宗欲實惠及民用心可謂至矣然而當時詔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既而負秦府國司物者乃復督索如故又詔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敕云已役已輸者以明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追是欲惠民而實不至雖用心如文皇亦未免為浮文也臣嘗伏讀建炎改元赦書所以勤恤民隱者非止一事凡逋租負錢倚閣折納之類蠲除至多又備言官吏削刻良民受弊往往破產所以慰安天下甚厚赦令所至民皆感激流涕以為陛下惠顧元元周悉如此丁寧如此非復異時之虛文徒掛墻壁為也蓋有華

顛耆老扶杖立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盛者  
然而事多循習吏不奉行前令未及盡施後令已復  
更易不一二歲衆弊紛然仍爲虛文初無實惠雖復  
詔赦數下德音至深臣恐斯民有至愚而神者固已  
生疑於前安可冀其必信於後中興之功尚勤聖慮  
未必不由此也凡逋租負錢歲久不能入者皆貧民  
窶戶水旱札瘥之餘衣不足以蔽膚食不足以餬口  
旣迫於寒飢矣而追胥督吏臨門譴呵責以不可得  
之積欠而遂其不可厭之私求攘衣襦掠器具雞栖  
豚彘無不奪取大吏未去小吏復來朝索夕須剥膚

椎髓償官之實曾未毛銖而吏之所得車載石量矣  
朝廷何忍收毛銖之逋負使民抱無涯之疾苦乎彼  
其橫被侵辱怨憤嗟呼之聲朝廷不得而聞也蒙頭  
避吏潛山竄谷朝廷不得而見也豐年富歲已困於  
追呼矣一有饑饉則操瓢囊流轉為溝中瘠而已可  
勝哀哉臣愚竊謂與其以督欠之虛名為胥吏漁奪  
之因不若捐毛銖之小得為貧民無窮之利况夫逋  
負在十年之外者民顧所責既多終無可輸破數少  
償則懼應盡入因厚以賂謝杵請吏曹雖毛銖無入  
官者是又徒為瘠民以肥吏而公家初無損益者也

臣願申行累下赦詔條列民所逋負可蠲除者自何  
年為率明降德音盡削欠籍官吏不即削籍後復責  
償為姦者重加竄罰庶幾民霑實惠知朝廷赦令誠  
以利澤彫瘵非虛文也其為政効豈不優於唐文皇  
哉

### 除盜

歲適旱蝗民不賴生脫死自救搜金奪餉而不知愧  
甚則羣行為姦依憑狐工棲宿兔穴此其為盜蓋迫  
不得已耳固宜綏撫安集之而勿窮其誅若夫豪姦  
巨猾乘危投隙弄兵擁衆大而翱翔轉寇噬螫齊人

小而攻據城邑鴟跖觀變此其為盜又可闊略而不誅之耶異時官軍討賊於豪姦巨猾不惟闊略不誅仍每命以爵秩弄兵擁衆者相視踵起驅掠殘暴無所不至金粟子女靡衣豐食鮮車怒馬旣飽其志顧得厭兵乃始以降約自通差次首從坐邀官級禮優者先下爵卑者後服官軍力或不制則屈意順許惟懼賊心之小忤而不即就降至示以告身誘使投兵往往朝黃巾暮紫綬斬木揭竿之徒搢笏曳履雁行于士夫間國威不振無甚於此是以江湖嶺海跳梁猖暴攻劫市邑者至今猶時有也臣觀秦漢而下號

中興顯顯為古今稱詠者三君曰漢光武曰晉元帝  
曰唐肅宗然而晉自建都江左姦叛時起唐自安史  
後亦大盜繼作獨漢建武遂無強寇何哉蓋晉元帝  
時王敦驕恣不臣帝畏之而不能制自亡齊斧故其  
弊流于後世有遵養時賊之譏唐肅宗時平盧裨將  
殺節度之子而推立侯希逸肅宗不能正其罪因授  
以旄節故其弊流于後世有姑息之政晉與唐雖稱  
中興而威柄撓弱是以強寇不止若光武則不然以  
英威雄斷總攬權綱羣盜請降未嘗假以辭色况輕  
與之爵秩乎劉恭曰劉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

待之光武曰待汝以不死耳杜成爲王郎乞降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光武之御羣盜如此故當建武時雖狂狡間作而終無強寇然則以爵秩招慰盜賊誠啓姦之弊政也陛下紹開中興收威柄而隆國體則宜以晉元帝唐肅宗爲戒而以漢光武爲法凡盜賊請降者待以不死足矣俾之全身足矣又烏可復如異時使官軍屈意以踵遵養姑息之陋哉昔唐僖宗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永天平節度使宰相盧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益熾破淮南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

使詔下賊已破潼關矣臣嘗讀唐史竊以攜固不可  
巢請為是以時人咎攜為非又罪攜終不當以節度  
與巢也何以言之巢雖橫行天下不過為一劇賊耳  
寇賊姦宄堯舜之世且不免是歷古所常有也儻以  
節度遂其請則是寇賊而秉旄鉞豈不異甚矣哉以  
政體言之以名器言之寧使巢益熾而節度終不可  
與也且巢之力苟能恣肆則雖得旄鉞猶將轉寇自  
如又果足以塞賊夫之貪心乎故凡為遵養姑息之  
陋者皆啓姦之弊政能革啓姦之弊政則除盜之先  
務也



則亦習於委之禮如謂其於委之禮如惟創益之與  
味只果其始是期夫之食必會於八品而委其息之  
與也其果之次苦顏志輯陳魏魯其姓魯魯其姓魯  
好歸言之以各器言之摩對其益而噴噴其不不  
而為其其能俱是矣而兩乘其始是不具其與始以  
亦知其不委也之好且不反矣其古亦始在也其以  
與果也所以言之其難於行天下不難也一陳類其  
其前論是也其人不其難也非尺其難也其不當以也其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寄上李丞相書

浚聞之昔者東周之衰王道雖微然朝廷公卿大夫表著猶在列爵錫土之柄天子猶得而用之大而齊晉秦楚小而宋衛陳鄭凡得百里而臣其民者亦莫不有卿佐列位臺餽廩粟黃金白璧翹車高旌足以來天下之賢能然而一時豪傑英偉之士類皆褰裳提屨鱗集霧會爭先擁篲于孔氏之門而惟恐獨後若淵騫求由參偃商賜之徒其才皆足以佐天子而立南面彼不之齊之晉之秦楚宋衛陳鄭以干說其

君又不從仕于周以徼一旦之富貴顧獨甘心棲遲  
乎蒿廬壤室飲水啜茹無監門之養以飽其腹被褐  
穿結無五兩之綸以華其身菜色當阨困窘顛躓矢  
死而不悔何哉蓋士非狂惑鄙陋則皆欲有立於時  
而流聲光於後世彼七十子者有聖人爲之依歸行  
道守義相與樂其樂而忘其窮舉天下之富貴殆無  
足與易者故夫七十子之所成就皆足以不朽上焉  
者窺見聖域仰高鑽堅以窮探乎性命道德之微雖  
魯喭之資亦皆深造自得終於易簣結纓泰然不動  
其心以安於死下焉者猶能取休聲垂無窮千載而

下號曰孔門高弟想望風采而不可及嗟乎天下之  
富貴曾何足以易此哉其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  
戰國干戈之際而告不害公孫丑萬章輩亦皆捨所  
謂縱橫捭闔刑名楊墨以求學乎孟氏當是時士之  
挾縱橫刑名干說諸侯者無不釋屣而析圭解褐而  
懷符一談笑而取客卿封君之貴高門大屋開第康  
莊之衢持梁斲肥心嘆意得朱輪黃屋從徒駕馭馳  
驅乎秦楚齊趙燕魏之郊而不害輩獨去榮華就枯  
槁捨衆人之所趨以求學乎孟氏其亦以軻爲道之  
所在且足以託乎不朽也嗟乎自戰國以至于今千

數百載雖其間不無豪傑英偉之士出於寒素然不幸而無聖賢爲之依歸要所成就其能如孔門高弟孟軻之徒歟然亦幸而時有名人魁士爲一時領袖者如李膺以節義顯爲世楷模被容接者有登龍之榮四方翕然莫不奮迅感激波蕩而從之故東漢雖衰而士多忠義慷慨解衣就鼎鑊摩頸伏刀鑕相牽連趨死而不懼是雖無益於漢之存亡然振頽風起衰俗於卑陋委靡之餘於名教亦不可謂無少助也唐世人物視秦漢而下爲最盛蓋其始也隋王通以儒術興於河汾學者戴經抱籍以從之遊如房元齡

杜如晦魏徵薛收李靖温大雅等舉出其門而皆爲  
王佐勲名卓然其後韓愈起文弊於乖微爲諸儒標  
的有從愈者號稱韓門弟子於是唐之文章鬱然有  
西漢餘風學古之士肩摩跡接繼愈而作爭以所長  
焜耀于時此唐世人物所以視秦漢而下爲最盛實  
通愈之力也往國家承平久天下無事士得沉潛學  
問而又有韓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落落然踵起爲  
儒先生各以所學收率天下之士或博約其人使知  
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是以天下之士  
得所依歸益自懋勉磨厲以德行文學政術稱者藹

然輩出奮迹立朝咸能侃侃正色以忠節直道遠猷  
茂業與夫高文大冊聲詩雅什爲國光華蓋亦有韓  
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爲之依歸而已厥今世道艱  
棘滄海橫流士之脫于犬羊憑陵豺虎噬食若戶賦  
口斂誅求魚奪寒飢憔悴之餘其能志氣不衰自期  
有立於世者蓋寡而又公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類  
多簡貴自尊非伊優面柔乞憐諂笑則無以辱流眦  
而見甄錄彼耿介尚氣者使之呼吸折節而得萬鍾  
且有所不爲其况攝纓束衽介徒隸而徒墻屏俯僂  
偵伺以幸貴人一揖一顧彼且以爲殺身不足滅耻

是以浩然鵠舉惟恐足跡見汙於權門而有志濟時  
強聒自任者亦且為之前卻宥豫欲依世撓節則不  
能欲遺世遠引則不忍欲求所依歸則無有遑遑乎  
若迷塗冥行而無適從於斯時也士非信道篤自知  
明行藏自我不因人而作輟則其所成就殆未可知  
也嗟乎今世之士去孔孟遠矣而曾不得如李膺王  
通韓愈者為之依歸一何不幸至此極耶然於此有  
說焉庶幾有以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蓋以為閣下勲  
德甚高而名塞天壤士之仰英風望餘光者冀一見  
有輕萬戶之心得一言若九鼎大呂之重誰不願遊



閣下之門以自託於不朽閣下所賓接固亦多矣儻復加之意焉而略勢位躬吐握以一變近時公卿簡貴之風均禮寒素開納後來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將見天下之士褰裳提屨爭先奔走以閣下爲依歸雖易之以富貴而彼將有所不願士非狂惑鄙陋孰不捨衆人之所趨而委心乎閣下者閣下方將復執大柄佐吾君撥衰戡亂則必有奮忠義立勲名者出爲朝廷用閣下貴隆槐鼎爲元功宿德文章言語與事相侔實今宗師握牘秉管者亦得以仰窺標的益其鑽礪之工以收名

於文籙是閣下與一時士大夫皆無媿乎前修也後世且曰吾宋復有閣下為士所依歸蓋韓富歐陽司馬二蘇之續不其休歟後抑嘗聞侯嬴欲就魏公子之名而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使人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漢王生於公卿廷會時使張釋之結韉而曰張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韉欲以重之汲黯與大將軍抗禮或說黯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故夫以貴下賤者古人以成名今人以為恥古人以為取重今人以為辱今之士未必賤於侯嬴

貴人其能爲之久立車騎市中乎今之士未必不賢於王生貴人其能爲之結韉於廷會時乎使今之士與貴人抗禮貴人其能賢之如大將軍之賢汲黯乎必若以謂是非聖賢事爲不足算則周公下白屋固有執贄而見還贄而見修禮貌而見與欲言而請畢事者越千人而不倦然則近時公卿簡貴自尊之風不及古人遠甚誠願閣下矯其失曠然大變之也方今強虜鴟峙神州陸沉人墜塗炭骸體僵暴于原野稚耄流穴于道路聖主嘗膽九重之上卧不安席疆場日駭近以江介爲守荷戈挺刃乘鄣望候之士懸

命鋒鏑甲冑孕蟻蝨而不得欠伸于菴廬之下義人  
志士傷時激烈酸鼻落涕吟嘯扼腕正聖哲馳騫履  
遺弗取之秋公卿不於此時倒屣走迎國士傾身接  
納與共謀所以批患折難廣地強國尊社稷顯宗廟  
致主庇民之至計顧獨坐養威重留賓滿廡夷俟踞  
見至有盥類賓興昧旦守門見辭闈人足趑趄而不  
得前者悲夫士固蒙耻冒詢極矣而公卿之距人卻  
客亦已太甚是何足以傾天下之士哉一旦秉成當  
軸坐廟朝進退百官知所謂棟下有柱柱下有石石  
下有土求其人而不得則坐誣一世謂為乏材如李

吉甫之爲相自謂後進人物罕所接識懵然莫知能  
否其亦簡貴自尊之過也故曰士不預備而熟講卒  
然君有問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  
憚煩今天子側席竦意注想閣下甚眷而縉紳君子  
逮于窟穴黎庶莫不引頸傾耳望閣下復相如望歲  
焉浚故願閣下均禮寒素而加之意益務開納以爲  
遄歸鷓閣棟下柱石之用伏惟高明察浚之所爲拳  
拳者皆海內公願而當今主盟吾道之責閣下其實  
當之又以浚身賤遠不得走伏墻仞再拜下風以控  
此區區之說也而寓其誠於書進越是懼併祈閣下

恕之

寄上富樞密書

浚不肖伏食蓬蒿慕仰閣下盛德願望威重有年矣  
屬趨行馬之扉僭納里刺屢獲侍仗屢而聆警欬慰  
釋鄙心殆若所謂受教一言而七日不食如饗太牢  
者幸甚幸甚雖然浚固有所慕仰而非敢以求知也  
今閣下乃有意欲以小人姓名塵于薦書聞命悸悚  
不知所為既愧淺昧不足以仰承特達知遇又切歎  
詠閣下大雅宏度其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也浚  
聞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而士則以自鬻為醜抑嘗

怪近時公卿大人不俛眉下士類多簡棄寒素莫之  
省錄狂生賤儒習為躁競望高門而走謁遽蔭戚施  
以期一顧一揖而終不可得是先達者未嘗求士於  
後進而後進者顧獨求知於先達也逆施倒置聞見  
稔積漸靡成俗視為當然此浚所以閉關窮閭無足  
跡於通貴之門雖藿食水飲而猶守愚抱拙不之改  
也閣下以耆德碩望輔天子中興歷揚華塗入柄斗  
樞所以薦賢助國者不可指計今茲均佚琳宮以接  
納寒素為孜孜愈益不倦士之躡履墻屏欲瞻輝光  
希獎飾者亦多矣而清談緒論獨見及於守愚抱拙

之小人此非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故歟昔人謂  
救漸靡之弊必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  
明之閣下於今其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也固可以  
鎮浮俗移澆風則今日蒙被盛意豈惟小人之幸將  
天下寒素實幸也然顧浚材智朽短有所不能爲者  
念當仰辭嚴旨而惕焉恐懼不敢遽前謹先緘牘粗  
陳其愚繼將走伏鈞屏舒敘微臆以祈大君子幸察  
儻閣下不遺鄙賤終以浚爲可教則庶幾獲偕賓客  
後陳時一進見于館下以幸道義之餘誨雖尉薦嘉  
命不克謹承於今而寒微之縱固猶出入門下他日



苟可効心畢力以報國士之知者敢不自竭伏惟閣下原其悃悞非詭辭爲解也曲賜昭亮而容允之冒瀆鈞嚴無任皇灼俟命之至不宣

答徐提幹書

浚昨者拜狀過蒙報貺華翰慰誨勤勤見所以眷知甚厚欽佩至意感何可言浚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于學嘗以爲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爲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最爲本真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

進乎前而夫子一二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  
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蔀窮人穿隙  
覩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說為朋友言  
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輒塵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  
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銘激  
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徇習尚以好  
修取譽為極致以辭章記誦為要務語以聖經性命  
道德之說能知而不嘖然陽應者鮮矣以為是而洒  
然入焉者又加鮮至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  
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之難知也由

此道而知之者為難得也昔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勤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翱從韓愈為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羣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稱翱學文頗有得耳翱亦自謂與人言未有是我者是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人衆矣曾無以言道與翱者至或指復性書為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翱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

道幾可以傳於時翺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翺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已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爲聖爲賢耳浚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竊有志于學不知難與人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蓋不易得而僅有之也今左右於浚不待數面屢款遂知其愚貽書累紙立論精切非見見明白不及此旣深歎仰又自喜相與同乎此道者今復得左右幸良厚也惟是邈遠牆序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勤翺之心居劇傾向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厚因有感爲

繫言以瀆左右悚忤惟深

答胡英彥書

英彥足下欽耳妙譽未接姿制遠蒙書貺勤懇荷厚意至矣雖過相推稱惶愧不敢當然以足下論學問師友之說求所用心見足下善學與我同志千里相望歡喜無踰足下引夫子問禮樂事及非韓退之皆當夫子聖人道大無我視善之在人與在己不異其下問乎人猶心口相語無分於為彼為此也豈復以禮樂之問為愧其後答魯子問禮必曰吾聞諸老聃答賓牟賈問樂必曰丘聞諸萇洪終不掠所聞為己

有蓋其大也若是是宜依歸者衆如百川之宗溟渤也抑觀夫子始與賈言及武樂虛心款叩若初未聞者雖知賈言非是猶詳問焉已而訂賈二失且備論六成皆賈所不知蓋聖人不以所已聞者自足而好問乃爾非以其無我故耶後世學者小識眇然局於已有教誕虛張如蝸角自大將以不知爲知其肯下氣諮事于人乎往往髫年抱惑至華髮隨顛而無與祛者是雖若好高而所以自處實甚陋疑退之亦未免此病也退之固大賢欲自比孟軻然終不至焉者患在未能克己耳軻願學孔子而乃師子思是善學

孔子者也退之則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  
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  
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  
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與所引喻凡物理之見  
于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故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竊比於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  
有我師焉善者從不善者改由夫子觀之凡可法可  
鑒者皆吾師也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  
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取諸物理皆可為  
吾法能會萬物之理為已事之用非得師而何喬梓

俯仰父子之師也棠棣華鄂兄弟之師也鳥嚶其鳴  
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  
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  
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玉之可撓  
蒲之可卷剛柔之師也推類言之有是物必有是理  
目見耳聞無非吾師况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  
而知持後於己身猶得師焉况在人乎使退之明此  
義必不為前言自處於弟子也彼且自忘其師說所  
謂無貴無賤無長無少惟道之師與弟子不必不如  
師之論試以韓之矛攻韓之盾則敗矣豈其答呂生



書時方欲以高談自抗未之思耶足下能知退之失  
言則自處者必有在故某雖未接姿制而遂知足下  
之善學與我同志也足下家學有淵源昆仲又皆多  
聞知親師而求友相與諸磨進乎此道未可涯也時  
正講寒不審起居何以無階良覲伏冀以時為器業  
自重人還逮其上狀率略悚仄無已因風幸時寄聲  
不宣

上婺州周侍郎書

浚聞古之人闔戶高枕與被髮救鬪者同道蓋君子  
出處初無二致用則出不用則處其處也學以為已

其出也用所以爲己者爲人此豈二致哉自古人之  
學不傳士以出處爲異道故凡居蓬衣白閉關屏跡  
者自以爲無用於世莫或知之夫人不已知固守道  
者所不屑然公卿有位取人失之窮則吾道之不明  
豈不益甚矣乎浚也至愚身處賤約自視淺陋無以  
偶世俗未嘗忘意人之已知不謂閣下過聽賜之珍  
緘獎與問遺禮意甚眷此人必有以浚欺閣下者顧  
浚詠慕賢德雖久而未有足跡於賓序乃蒙殊知若  
此信閣下取人之道與世之簡棄寒素者大異矣是  
用進伏於門牆願望德容以慰區區仰止之心此非

以受知門下爲己私悅也以謂閣下取人之道如此則凡幽潛遠隱之士益自信其所守且使世之人知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其所守固自有在未爲君子之棄也吾道之明其庶幾乎恭惟閣下以天子從臣殿此名鎮仁行如春威行如秋民安田廬門不施吏席惠化洽矣而又增治學官教育士類且將使浚預講說之末此實閣下力振吾道如意甚厚浚雖不獲承命然益知吾道之明緊閣下是賴則浚之蒙知豈特爲己私悅乎此浚所爲進見之意也

答姚令聲書

得足下去月尾書辭意良勤系念雪釋曠然以喜然  
寒溫問外首及妄人假僕姓名和元祐賦鋟板散鬻  
若欲僕亟圖自辯白者此足下愛之深也僕亦聞諸  
道路謂僞和賦集頗已流布僕固陋甚妄人又欲以  
此宛蠖之是支離寢醜而更蒙不潔也然似聞所和  
賦無一語可讀者審爾則不待家至人諭苟一寓目  
必洞其妄世言薺菀亂人參蛇牀亂靡蕪蓋惡其似  
耳使僞賦誠無與鄙文似則恐未能爲我浼也其又  
何辯足下閱古今名人鉅公所爲書若集多矣僞妄  
增加者往往有之况僕眇鄙橫被宛蠖又胡足多怪

唐元白詩爲時人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甚者至有盜竊姓名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今僞賦自爲一集不以僕文參之則無雜亂間廁之患其爲盜竊姓名甚易見也然傳聞失真翻轉名實古人所歎近亦嘗白官司移文建陽破板矣前散鬻者人得之當即以供瓿覆藥楮有不得其詳者足下以是告之

上潘大著書

孔孟云歿久矣義命之說不見於世故士之持心日益以偷持心以偷則屑焉以富貴爲念故其居窮約則患富貴得富貴則苟富貴有苟富貴之心則必持

保寵位若庸商賤賈之守囊櫝惛然恐或亡之而弗  
獲其爲彼其心惟恐君之不昏相之不愚而不已容  
也苟朝廷以一束草置之巖廊之上被以公袞翼以  
徒胥命之曰相彼亦將曰此賢相也顧非豪英偉特  
之士天資鞏固挺然自拔於頽風靡俗之間灼知義  
命無一分富貴心者詎能犯顏正論歷詆時相以警  
悟人主之聽耶邇聞閣下進對明天子前指彈柄臣  
無所回隱音吐暢厲聳動陛戟雖遭斥黜且甘心而  
不顧意閣下其安行義命視富貴如泥塵者也四方  
持忠抱義之士聞風增氣交聲互傳所謂豪英偉特

非閣下其誰歟使薦紳君子上自三揖下極九品盡  
如閣下則孔孟所謂命義之說必復大明於今之世  
矣惜閣下之道其無與誰助之雖然古之抗直情伸  
鯁論以劓其上者多矣言不用而見黜率爲懟怨狼  
戾譏非刺詆述書著論以興讙訕否則自放於丘園  
盃酒之間絕口不道世事以示曠達夫以言不用而  
興讙訕固小丈夫之事至於絕口不道世事亦非君  
子之心也君子有所謂憂國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  
之也有言於君不恤其用不用也用固君子之願也  
如不用特於言弗克伸耳其於憂國愛民之心亦何

損哉昔者孟軻不用於齊三宿而出畫猶以爲速且  
曰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又曰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軻非重去齊也不用而  
猶諄諄以云者其心不忘乎用王爲善而欲以安齊  
民是所以爲君子之心也浚固願閣下察孟軻去齊  
之言以無忘君子之心益思所以憂國愛民者今天  
子夙夜求治他日必悟閣下敷奏之忠翻然起閣下  
而置諸左右以詢諮政道浚知閣下之黜不久矣敢  
布諛語閣下其垂觀焉

代上范丞相書



某不肖獲隸幕府下亦既數月矣惟是才朽力綿而  
魯于及事夙夜怵惕懼使令之不給用速譴誅爲僚  
列羞然今猶坐曹自如而未以劾去者夫豈自以爲  
能哉實繫相公厚德宏度包容容愚不欲以遲鈍之  
失去士故某亦得覩然濫吹於羣賓衆屬之末相公  
之恩德不旣至矣乎而某於此猶將貢瞽言于鈴下  
者蓋當可言之時不得而默也士固恥于自媒淺露  
以求知不可之大者然當可言而不言要亦未爲得  
也酸蔑一言而善叔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使  
古人率不用言以自見則是語也不當紀於春秋家

此某所以不得而默也厥今薦舉之法至矣然猶有遺才焉何哉居上位者忽不察沉下僚者介不求焉耳漢王子師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此其人皆素譽暴著無事于自進而人雅知之者也非此族也而獨介介然自同寒蟬雖王公大人樂人物負鑒裁而猶曰吾弗求吾弗求則固而已矣誰得而知之古之人固有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者矣至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愧彼豈甘冒自媒之醜哉以謂仁人在上位而不一告之是果於自棄所以自進而不疑也况如某辱肩下吏旦

暮走趨望拜光采進不爲無因退不爲自媒又焉得  
自疑而塞默乎方今海內騷動烽舉燧燔甲而兵者  
環宇縣百姓罷弊居者困督輸而行者勞轉餉喁然  
望治蓋思息肩而未得也則所以佐明主圖中興者  
非我公其爲誰注意具瞻將於是乎在一日環賜遽  
至當有天子之命曰丞相其亟來覲遂復相予則潭  
潭府居若在霄半泥塗賤士曾不得引領矯脰仰望  
列戟之餘光又安能曲躬布武進瞻威重以幸一流  
眄乎此某所謂今日爲可言之時也夫以朝夕在門  
下備指呼幸亦至矣而不獲定價于一言是某之愚

不足以辱品題也人其謂某何且將曰是固為丞相  
幕府吏得以職事日拜於前者而不見知遇伯樂所  
以不顧將不為凡馬乎如是則某也終不復受知於  
人雖殞身不足以滅恥亦相公所宜甚憐也某抑聞  
之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  
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乃成焉相公行當還天  
朝任棟梁重則標鑿中人物宜柱石者信不乏矣如  
某瑣瑣或冀得與塊土齒為終身榮雖瞑目可以無  
憾小人誠願其敢望乎干冒鈞嚴進越是懼無任皇  
灼之劇

上致政胡待制書

浚聞之君子分定于所性外物莫之能加亦莫之能損故未嘗標出處為二道或三仕三已而了無榮悴之心蓋自有道者言之視千萬世猶俯仰頃豈復於百寒暑間校用舍得喪為區區欣戚哉閣下以卓蹕超世之資早聞道於過庭淵源信有自矣所謂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者閣下固已洞達而深造之用能於強年請老屣簪橐其如脫眇然引身跼埃之外非知性純徹養熟而分定不為外物軒輊能若是乎浚竊嘗謂近世士大夫勲名塞天地忠義貫日月學

窮千古文高一代者往往踵武相繼或比肩並出至於力行所知以聖賢爲度輕蟬冕薄萬鍾遺榮獨往心亭於寂寞之地者蓋幾無而僅有之此浚所以夙夜願望閣下之德容爲拳拳者也浚生四十有九年矣顧髮已種種而常自安於窮巷不敢妄懷求進之心夫豈以是爲硜硜哉蓋斯道也廣之彌宇宙窮日月約之不出乎身古之人已事未明則不敢以爲人自任孔子嘗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大聖其知人也審矣將使開仕必其人有可仕之實而開方自省乃爾豈非鈞致于已者未能窮深極遠

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耶然而曰斯云者果何謂  
哉以開所能言求其所不能言則其心必有事焉而  
難以形似道也彼惟用心於內者猶不能無疑方且  
汲汲於自力而何暇乎求任是固後學所宜知而浚  
將終身勉焉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蓋閉門造車  
推而之四方轍無不合者禹稷之轍周乎天下而回  
則造車于陋巷者也豈異道乎夫士雖未必能為回  
而皆可以為回至以為己之學造車于陋巷則夫人  
而皆然也閣下之轍固嘗周天下矣今浚以造車之  
說見其亦有合否乎伏惟閣下察之不宣

答羅駿夫書

浦陽之別俯仰五年勤企可知前日遣人以久不聞  
動靜輒寄意適道書中爲吾友問乃辱專書垂惠愧  
荷之餘慰浣多矣吾友邇來爲况如何旣當門戶百  
爲勤艱良未易處然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未  
至士當以弘毅自期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怠居困而  
心亨自如今人質旣薄學且不固一落莫則大戚戚  
以悶苟可脫寒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爲也彼不知士  
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哉是  
心如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浮



雲有變滅太虛未嘗動也能明此則心廣體胖無入  
而不自得雖臨死生如履坦塗况外物乎駿夫資固  
穎異然經事尚少鄙意誠恐駿夫習前日裕餘或不  
能安今日之勤艱也謹以已所固守而自強者奉勉  
惟古之人率困厄勞苦動心忍性而後能光明成就  
安知駿夫今日之勤艱不愈於前日之裕餘乎他惟  
以時自愛是祝

與潘左司書

遠違益誨忽幾兩月瞻仰不可名叙去十二月伏領  
貺書感激厚意無有窮已因念不肖且賤膚受末學

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尚見古人自得之意不劫劫為世俗趨慕耳執事聞道先達用所以見知者脫畧年輩使玷交游中規約挽引欲遂納諸成就許與甚篤有子弟之愛久愈益親每語以林泉終老示論久要伏惟此義銘貫心骨口不能言非若俗中人感恩荷惠喋喋摧謝為也浚竊嘗惟今世貴人率以勢位自高而窮士亦以貧賤自屈自高者恥下交為世俗之羞自屈者竊上交為一旦之榮貴人失其德窮士失其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行亦已久矣起而振之非有當世賢達其將誰能宜乎

執事者之於浚爲是眷眷也浚誠固陋獨未嘗求知於人未嘗求知於人而辱國士之知最厚焉伏惟此義當古人中求之乃今得逢於下執事一何小人之幸歟伏承晉遷司都方且大用矣願調護自重相與一二賢君子主盟吾道於上使世之窮士如浚者相與企瞻餘光樂道而自勉於下則道之行也其庶幾乎區區夙心感於見遇因書如此

答虞夢符書

邇便至辱墜書一函發緘疾讀始洒然慰中赧然作卒之釋然以喜浚惟違闊緊久馳仰勤甚忽對誨示

所不如面款者無幾故洒然慰又惟自語離後曾不  
克裁尺紙爲君子問頃歲夢符取名高第宜以書道  
欣竦多賀之私乏便因循而復不果今當引牘濡筆  
具答來貺負負大難爲辭故赧然忤已而三復教簡  
情義周密則用自慰曰豈其念我如是而以書問不  
至爲譴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夢符其心知我矣尚  
我慊故釋然以喜凡夢符與僕相知者皆非世俗之  
謂宜勿復縷縷云也茂仁兄云夢符瓜戍期在秋抄  
夢符才高學富志行卓然應即橫翔天衢以趨開泰  
之會而方將戢翮枳棲側偻乎其不宜也然屈蟄所

以爲伸安知六月息不爲南溟圖歟不卑小官固君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者也夢符存問僕委曲甚悉佩謝厚意何時可忘僕昧陋甚與世舛馳放跡荒野荆扉蓬屋竹樹蔽翳讀書之餘時綴小文或微吟短歌以舒情抱雖瓶儲屢空可忘也自餘皆不足爲左右道炎暑煩溽伏惟侍次多暇神明相之尊候萬福不宣

與林權縣書

蘭谿地雖小亦萬家邑也徵發期會奉宣詔條與銛  
筩所受訟記雜然糾紛蓋日不暇給官數易事益不

治弊積蠹深吏皆上下手索瘢出羽直以賂錢多寡  
為罪重輕前令尹熟視袖手無可奈何要非剛健精  
通令明禁信以紐梏吏奸為意固亦未易治也執事  
不鄙此民辱屈臨而撫字之潔已奉公副耿疾惡私  
請曲謁不得行于戶庭決事處法務自我出不以委  
吏繩奸發伏有犯無貸小胥老吏跼足縮氣慄如蹈  
冰此蓋執事政蹟之懿而與人欣詠以為幸見者也  
然尚有小未至者蓋由弊事猥衆翫習積久蕩無條  
綱堆案相仍叢集全至故雖以高明處之亦或未暇  
千慮之一脫有遺智猶勤精思夫以剴裁繁劇而小

有未至固不遽為善政累然竊譬之結綠夜光朗耀  
晶瑩有瑕焉若毫芒雖未累其珍要不若無之為美  
也頃執事區處曹務俾就程律循類按次剖析無壅  
則旁明洞燭事至畢見而無或不詳政既即敘彼雁  
驚行者且不敢為譎語敢為銖兩奸乎退食多餘於  
以便坐舒紳靜頤神觀不其休歟浚鄙陋適有名數  
在部屬邇嘗納謁進勤館人曲蒙謙虛接揖禮意甚  
備不以編戶民遇之是宜竭愚少佐高明之萬一十  
餘年來更六七令下邑困于秕政久矣誠有以蘇息  
之其為愛仰心當如何若曰吾姑攝是邑也無庸為

率職計則宜非執事之心魯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當官而行有不如叔孫之館乎伏惟加惠此民思所未至而終以無倦將見能名顯聞部使者交書薦寵被褒擢不遠矣下邑其何幸如之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